

跨越时空的信心密码

瑞华实验初级中学七年级十八班 郭存智 指导老师:付循涛

妈妈展开新印的中国地图,爸爸用红笔圈出香港的弯弧,像一枚红色的逗号,点在我们跨越千里的寻根之旅上。

暮色中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粼粼,我握着相机“咔嚓”定格美好瞬间。镜头里,迪士尼城堡的尖顶正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重叠。这时,爸爸指着玻璃幕墙上跃动的紫荆花光影:“你们知道吗?这里曾经飘着米字旗……”
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,“咔嚓”打开了历史的闸门。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时的海风,1997 年交接仪式上的国歌,二十八载春秋在眼前翻涌。

我忽然懂得,五星红旗在香江升起的那一刻,不仅接回了土地,更唤醒了血脉中的信心密码。那抹中国红不仅染红了香江的天空,更唤醒了

血脉里沉睡的密码——那是邓小平爷爷“主权问题不容谈判”的铿锵,是亿万同胞百年守望的笃定。

在西九文化区的故宫文物展厅,北宋官窑冰裂纹瓷盏在射灯下流转着千年光华。弟弟踮脚辨认着展签上的繁体字,玻璃展柜折射出奇妙的光晕——青瓷莲纹与维港的粼粼波光竟完美契合。“这些漂泊的文明碎片回家了。”妈妈的话让我心头一颤。文化自信在每一件文物跨越山海的重逢里、在文明血脉源远流长的奔涌里。

漫步旺角街头,“微信支付”的二维码与霓虹繁体字相映成趣,粤语小调混着普通话问路声在茶餐厅飘荡。此刻叮叮车正载着各色面孔穿行,紫荆花区徽与五星红旗在街头并悬。信心的力量,原来藏在包容并蓄的智慧里——是

百年电车轨与高铁网络的交响,是繁体字与简体字共书的诗篇。

当烟花在迪士尼夜空绽放,米奇耳朵尖掠过会展中心的金紫荆雕塑。我按下快门,听见身后传来带着港味的普通话:“需要帮你们拍合影吗?”转身看见举着自拍杆的阿姨,她手机壳上的红色“中国加油”贴纸在夜色中微微发亮。是啊,信心密码也藏在永不褪色的中国红里。

返程飞机掠过云海时,我翻看着相机里的照片,忽然懂得,这份跨越时空的信心,早已刻进民族的基因:它是邓小平爷爷“主权问题不容谈判”的铿锵,是文物回家时的璀璨星光,是新时代少年笔尖流淌的诗行。让我们以文化为墨,以信念为笔,在新时代的浩荡长卷上,续写永不褪色的中国自信!

翻过那座山

振华中学 任建桦 指导教师:刘晓宁

“你这作文,全是流水账。”讲台上老师轻飘飘的语气似千万利箭,直冲我的心脏。同学们哄笑着,我清晰感觉到脸颊的滚烫,可我的心却是那么的寒冷。

我使劲低着头,脑中循环着一个问 题——作文而已,我怎么就写不好呢?眼前似升起了一座无形的高山,挡住我所有的热情与希望。

回家路上,母亲看出我的失落,轻声询问:“姑娘,怎么了?”“母亲,你说我怎么就写不好作文呢?”我低垂着头,掩盖住眸中的不甘。一阵沉默,母亲轻轻挽起我的手。“姑娘,我们回老家看看吧。”我的老家,秀美的沂蒙山。

正值繁夏,群山绿绿葱葱,车辆疾驰,远山真似波涛起伏;阳光铺照,叶间斑驳,似粼粼波光荡漾。我的灵魂与山林共舞,我的躯体又怎甘困于铁皮车的小小空间。

若困难为山,那么,翻越它吧。

我们来到了山脚下。“姑娘,你想,山为何这般高?山,当真只是山吗?”母亲说完,就一步迈上了台阶。台阶绵延向上似长蛇盘踞,又窄又小,仿佛下一秒就会踩滑。我行至中途,后悔了。“半途而废,比不开始更可怕。”母亲回头看着我,眼眸闪烁着明亮的光,似在鼓励我,走一步,再走一步。

我咬牙,爬到山顶,正值落日,朵朵红霞聚在一起,竟能染红半片天空。刹那间,我似乎懂了:山高百米,却是由渺小的沙石层层堆积;小小的台阶,也能绕山一圈又一圈。世界上的事物,哪有不是积累出来的呢?

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。

作文不好,是因为没有积累,心中的郁结已然打开。“山由沙石堆积而成,一颗颗石子虽不起眼,可山却让人敬畏。山,是我家乡的代名词,是我成长路上的阻碍,但此刻,它更是我翻越困难的良师益友。”我望着日薄西山,我心中的太阳,才刚刚升起。

破山之法,唯积累运用、坚持不懈。我重燃斗志,每天捧着名家的小说翻读,闲来无事,杂书我也不放过。我同主人公感受风景、感受情绪,我将从书中的见闻倾注笔尖,愈来愈流畅,愈来愈出彩。当老师一次次在班里读我的文章,我心中的步伐更加坚定,始终不停。现在有了自己的风格、出众的文笔。我知道,万丈高山不为惧,脚踏实地才是真。

成长中,我们会遇到座座高山,巍峨挺拔、直入云巅,我们会心生畏惧,但我们的脚步不能停。点点付出如一个个脚印,回头看时,那便是漫山遍野的累累果实。

翻山,翻山,翻过座座山,步步向光明。

乡情

李哥庄中学 杨思睿 指导教师:周翔

时光淘洗,往事如烟,但儿时的老槐树却始终停泊在记忆深处,愈加清晰。

小时候,我是外婆家的常客。记忆里,老家外婆的院子始终是整洁的:院子中央有一条石板小路,一口永远盛满水的大缸和两棵槐树。外婆家常有小猫出没,所以槐树下总会有外婆给小猫们准备的晚饭。在乡里幽静的小径旁,常常会看见茂密的槐树郁郁葱葱地生长着。

每年五月份,乡间槐树原本一色的葱绿会被满天花遮蔽,洁白在枝头凝结,清香在空气中蔓延。每每这时,我都会叫上外婆,拿起工具,跑到槐树下,准备千件大事:摘槐花。

与其说是摘槐花,还不如说是“钩槐花”。我总会抢先跑到树下,沉浸地享受槐花盛开那香甜、清醇的雅香,沉浸在“九陌踏槐花”的诗意中。每每这时,都会有一缕清风吹过,将我拉回现实世界。我意犹未尽地抱住它那粗大的树干,外婆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用铁钩钩着树,将那粗大的树枝折下来,再小心翼翼地 将槐花摘下来,它便一串一串地纷纷落在我们提前准备的大袋子里,没有一点声响,十分惬意。从地上拾起一串仔細看看,一朵朵小巧的花伴着树上小鸟清脆的鸣叫声,像极了随风而响的风铃。没一会儿,大袋子就被盛满了,淡淡的槐香充盈着周围

的空气。

炎炎夏日,知了声不绝于耳,阳光透过院子里那两棵老槐树的缝隙洒向大地。盘根错节的枝干仿佛一把遮阳伞,在翻烤的大地上遮起一片绿荫。在丛丛绿荫下总会有我休闲打盹的身影:我躺在草席上,透过树叶的间隙仰望天空,望向斑斑点点的蓝天,别有一番趣味。

老槐树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甜蜜的槐花,还有夏日的清凉。踏着回忆的胶卷,再次驻足于老槐树下,树上一簇簇紧拥的槐花与白云织成了一片银白,犹如记忆吐露出的芬芳、童年时凝结出的结晶。

我那“不经意的话”

□千慧

父亲特别“大众”,70 多岁,年轻时的硬朗好像随年岁“风化”了,稍显老态,一辆一米见方的小电动三轮车,是他保证准点完成孩子们交办的各项任务”的重要保障。混入人群,他没有任何“亮点”,唯一的不同,应该是只有他能记住我每一句“不经意的话”。

这几年,每到春天,父亲总是今天一大杯,后天一小袋儿的给我带苦菜子。从料峭春寒中苦菜子的新芽儿,到明媚初夏里苦菜子的黄花儿,他总能抽时间一棵棵挖来,择的仔仔细细,洗的干干净净,隔三岔五的送“菜”上门儿。

平常我不是苦菜子“粉儿”,也没有装得下这细水长流的“海量”,父亲这是“错爱”了?俗话说“事出反常必有因”,于是我把时间的卷轴往前“扒拉”了几下,想找到个中原因,忽然记起,好像我还真的在父亲面前说过几句与苦菜子有关的话。

几年前,那时候我的工作压力不小,两个孩子却还小,人生正从“一地

鸡毛”站开往“柳暗花明”站,那段时间我经常心烦口苦。一次去父母家吃饭,恰好父亲洗的苦菜子,我便蘸着甜面酱一口一口的吃起来,边吃边说“春天吃苦菜子好,能补阳气,还能凉血祛火,我要多吃点。”

其实,当时随口说的真的就是“随口说的”而已。没想到,父亲却记住了,成了他连年春天出沒春风里的理由。从记事到现在,粗算已有 40 余年,到底有多少不经意的话被父亲记在心里,书写在生活中,已经数不清了。在感恩父亲的同时,我也明白,这不是我的“独宠”,而是每一位父母都会给到我们的“宠爱”,这份爱,浸泡在“无价”的琐碎中,细品却是“无价”的真情滋味。

作为医务工作者,我们的日常,白班与夜班相接,抢救与应急无常。我们慢慢习惯了没有节假、没有昼夜、没有寒暑的工作节奏。急难险重,我们要有冲上去的决绝;生死攸关,我们须要有力挽狂澜的能力。而在救死扶伤的

间隙,不要忘记回头对视一下人群中那双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眼睛,给他们一个示意,那是父母藏在心底的牵挂。

这世上,只有他们会认真记住我们说过的每一句“不经意的话”。他们说“今晚夜班”,他会无数次的看向时钟,翘首我们下班经过的路口;我们说“有人医闹”,他会时刻探听医院的消息,等待我们平安到家的电话;我们说“孩子得接送”,他会立马粉碎策划憧憬了很久的退休生活,准时准点风雨无阻;我们不经意的一句“又忙又累”,他会咽下那纠结到嘴边的病痛,自觉的不给我们“添乱”……他们的孩子,长大了,成了救死扶伤的人,充实且忙碌。而我们那几句“不经意的话”却成为他们触摸我们苦与乐的唯一途径,甚至成了他们的期盼。

没有“满分”的家长,也没有“满分”的孩子,父母已经尽力,我们更应用心。即便父母儿女一场,也不可能永远相伴,趁春天还在,请好好珍惜那位给你送“苦菜子”的人。